

## 7 ~ 8 世纪的中亚宗教与文化

赵永伦

(贵州大学 人民武装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7 世纪中叶, 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并存, 各宗教之间尽管存在着冲突, 然大体上能够和平相处。8 世纪初,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一部分居民改宗了伊斯兰教; 然而, 终倭玛亚王朝一代, 伊斯兰教并未在中亚取得胜利。阿拉伯人的征服将阿拉伯文化带到中亚, 直到倭玛亚王朝统治末期, 阿拉伯文化并未在中亚产生重要影响。在共同抵抗阿拉伯人入侵的过程中, 突厥文化开始与中亚本地文化融合, 开启了中亚早期的突厥化。

**关键词:** 中亚; 宗教;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733X(2012) 03 - 0039 - 05

### Religion and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from the 7th Century to the 8th Century A. D

ZHAO Yong-lun

(School of People's Arma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ral religions in Central Asia in the middle of the 7th Century, though there were conflicts among them, they could peacefully co-exist at the whole. Islam entered Central Asia and a part of residents there converted to Islam, however, Islam could not succeed there under the rule of the Umayyads. The conquest of Arab in Central Asia brought Arab culture there, but Arab culture did not gi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Central Asia until the end of rule of the Umayyads. Turks culture became in conjunction with native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and began to be of the initial turk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co-resistence of invasion of Arab.

**Key words:** Central Asia; religion; culture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约 570 ~ 632 年)创立的宗教。“伊斯兰”(al-Islam)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顺从”,指顺从真主安拉(Allah),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从哲学范畴来看,伊斯兰教强调客观存在神,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而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认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在真主的旨意下运行,即万物之所以存在(存在的原因)归于一切意志的掌握者——真主安拉,因此,伊斯兰教又有绝对唯心主义的成分。

创立之后,伊斯兰教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目前,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主要传播于亚洲、非洲,以西亚、北非、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

亚最为盛行。

伊斯兰教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得到完善。在艾卜·伯克尔哈里发时期,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Quran)开始收集、整理、汇编,到奥斯曼哈里发时期(644 ~ 656 年),《古兰经》成为定本,今天通用的《古兰经》就是奥斯曼哈里发时期编写的,被称为“奥斯曼本”,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向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经典依据。《古兰经》共 30 卷,114 章,6200 余节。伊斯兰教在建设过程中曾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关于天启和先知的概念、宇宙一神和个人获救的教义以及《圣经》中的许多传说,显然是受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的证据。”<sup>[1]19</sup> 伊斯兰教的另一经典《圣训》(al-Hadith)是对《古兰经》的阐释,它记录了穆罕默德

\* 收稿日期: 2012 - 03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史”(08BSS0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永伦(1975 -),男,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国防教育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亚史。

及其弟子们的言行。在穆罕默德去世 80 多年之后才整理成书,现有不同的版本。

欧麦尔哈里发时期,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世界多民族信仰的宗教。欧麦尔哈里发采取伊斯兰教信仰者免交人头税的政策,吸引被征服地区居民改宗伊斯兰教。此外,他还制定了伊斯兰教历,该历以穆罕默德由麦加迁徙麦地那的重要历史时间(622 年 7 月 16 日)为元年的第一天。

《古兰经》和圣训不仅是宗教的基石,而且是教徒的生活准则。根据伊斯兰经典,伊斯兰教的信仰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伊玛尼);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遵行的功课。

伊斯兰教的信仰为六条:一、信真主(安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教严禁崇拜任何偶像。二、信天使。天使只执行真主的命令,天使众多,各司其职。三、信经典。《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四、信先知。真主曾向人间先后派遣过多名使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是最伟大的先知。五、信后世。人有今生和来世。世界末日来临之时,所有的人都要接受真主的审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六、信前定。

伊斯兰教规定了穆斯林的五项宗教功课:念、礼、斋、课、朝。一、诵念证言。穆斯林诵念“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在中国称之为“清真言”(al-Kalimah al-Tayyibah)。二、礼拜。每日五次向麦加方向礼拜,每周星期五(主麻日)到清真寺礼拜,每年的古尔邦节和开斋节会拜。三、斋戒。在回历九月(莱麦丹月),白昼戒饮、食和房事一个月。四、课功(也称天课)。天课是伊斯兰对具有一定财力的穆斯林规定的一种功修。伊斯兰认为,财富是真主所赐,富裕者有义务从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中,拿出一定份额,用于济贫和慈善事业。创教之初,天课是“善功”,由教徒自愿施舍,用以济贫;以后规定,凡教徒每年正常开支外的其余财产(包括所有动产和不动产)要按照不同的份额缴纳天课;哈里发国家建立以后,“天课”成为国税。五、朝觐。穆斯林在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的天房(克尔白)朝拜一次,完成朝觐者称为哈吉(Hajj)。

伊斯兰教最突出的特点是宗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古兰经》和《圣训》不仅是伊斯兰教经典,而且是哈里发国家及后来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立法和行政的依据。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

教,同时也创立了伊斯兰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古兰经》的基础上形成的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的法律。希提说“在麦地那,在伯德尔战役后,伊斯兰已提高了一步,不仅是一种国教——伊斯兰教本身,已变成国家了。”<sup>[2]135</sup>“真主是最高政权的象征。先知活着的时候,是真主的合法的代理人,是大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可见,除精神的职权外,穆罕默德还执行国家元首所能执行的一切世俗的职权。”<sup>[1]140</sup>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 年)、倭玛亚王朝、阿拔斯王朝都继续采用教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随着阿拉伯人东进巴里黑、喀布尔和加兹纳,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地区传播,但是,直到 8 世纪中叶以前,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7 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祆教(Zoroastrianism,亦称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各宗教之间存在着冲突,然大体上能够和平共处。

祆教是公元前 6 世纪在伊朗高原上兴起的古代宗教,7 世纪中叶在中亚地区兴盛。对此,中外史籍和考古资料都有反映。7 世纪中叶到过中亚地区的玄奘提到,康国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当时,康国有祆教寺庙两所,“迥无信屠,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sup>[3]</sup>7 世纪,不花刺和花刺子模的货币上也铸有戴冠的像和燃着圣火的祭坛<sup>[4]204-206</sup>。在玄奘游历巴里黑城之后大约一百年,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一书中记载说,“此六国(即安、曹、史、石、米、康)总事火祆,不识佛法。”<sup>[5]</sup>

结合中国文献资料和中亚考古资料来看,到阿拉伯人统治的 8 世纪中叶,祆教仍然是河中地区的主要宗教。据杜环《经行记》记载,康国有祆祠,撒麻耳干附近诸国都信祆教。对穆格山粟特文书研究也可反映祆教的主导地位。在穆格山文书中,记有两个负责祆教事务的官名,即 mwgypt-(chief magus 穆护长)和 βynpt-(lord of the temple 祠主)。姜伯勤先生研究证明,上述两个称呼分别是《通典》所记管理祆教的萨宝府视流内官祆正和视流外官祆祝。<sup>[6]</sup>距不花刺 45 公里的塔瓦维斯村,既有佛寺,也有祆教寺院。不花刺的西雅武什墓是祆教徒崇拜的古迹,每年的纳乌鲁兹节,祆教徒在太阳出来以前就来到那里,宰一只公鸡作为牺牲贡献。

尽管祆教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祆教没有构建起自己的组织,祆教祭司们还没有形成教士阶层,甚至没有出现具有最高权威的大祭司。教士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从属于世俗权力,不花刺城主布哈尔护达是祆教的最高领袖。

公元7世纪,佛教在中亚的影响力微弱,到7世纪中叶,佛教在中亚的大多数地区处于衰落状况。在玄奘游历巴里黑城之时,该城尚有100座伽兰,居住着3千名僧人。<sup>[7]253</sup>到阿拉伯人征服中亚期间,中亚居民中仍然有佛教徒。据伊斯兰作者伊本·阿勒·法基赫记载,巴里黑的璩巴哈尔寺僧徒与中国皇帝及喀布尔信奉同一宗教,各地的朝拜者纷纷来此向该寺的大佛顶礼膜拜。<sup>[8]301</sup>突厥上层统治者中也有信仰佛教者,但佛教教义与突厥人勇武好战的精神不相容,未能得到普遍流传。这一时期的突厥人的萨满教与河中地区盛行的祆教糅合,反映在突厥人的习俗和葬俗中。

在此时期,中亚的摩尼教崇拜并不兴盛。摩尼教创立于公元3世纪,在中国史书上,被译为牟尼教、明尊教、明教。摩尼教是在祆教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教义创立的。3世纪后期,摩尼教徒从巴克特利亚来到河中地区传教,在阿拉伯人征服时期,萨珊波斯的大批摩尼教徒来到中亚。7世纪,摩尼教在中亚成为一支较为强大的势力,撒麻耳干是当时中亚摩尼教的中心。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强行传播之后,摩尼教在中亚作为异教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或转入地下活动。正是在此时期,摩尼教开始东传。

694年(延载元年)以后,摩尼教从楚河流域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从事摩尼教传播的主要是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据敦煌出土文书,当时罗布泊的石城镇首领是撒麻耳干城出身的摩尼教僧侣。摩尼教传入唐朝之后,与唐朝关系密切的回鹘人接受了摩尼教。以后,摩尼教在回鹘汗国中心(今蒙古国)盛行起来。来到回鹘人中的摩尼教徒多为粟特人,他们用粟特语书写了现在被认为是摩尼教经典之一的《宇宙创世说》。

景教(Nestorianism)是基督教的一支,由5世纪下半叶的东罗马人聂斯托里创建。<sup>[9]44</sup>聂斯托里遭到迫害之时,该派教徒逐渐向东传教。6世纪中叶,景教传到撒麻耳干。据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书考证,景教“最晚至公元561年时已传播到了粟特的突厥人当中”。<sup>[10]219</sup>635年(贞观九年),景教由大秦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内地,在今陕

西西安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天山南路,尤其在高昌故地,发现了用叙利亚语、粟特语、波斯语书写的基督教福音书和教论。8世纪初,景教的二十代总主教撒里巴萨察(Salibazacha, 714~728年)曾在撒麻耳干建立景教大主教区。

阿拉伯人征服时期,上述多种宗教在中亚并存,祆教虽然占据优势地位,但教义相对简单,缺乏文化底蕴,没有形成完善的宗教体系,加之,祆教“不排斥异教,而且可以与外道信仰共同居住,和睦相处”。<sup>[11]19</sup>以上形势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并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对手。

从本质上看,阿拉伯人的扩张是阿拉伯国家的扩张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在征服初期,阿拉伯人以掠夺财富和收取赋税为目的,并不十分鼓励中亚居民改宗伊斯兰教。8世纪初期,屈底波占领不花刺城之后,采取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在中亚传播伊斯兰教。一方面,屈底波焚毁大量庙宇和神像,销毁大量宗教文献,强制实行伊斯兰法律,对违反伊斯兰法令者,轻者施以惩罚,重者处以死刑,用残暴的手段屠杀了大批异教徒。按屈底波的命令:撒麻耳干城,“任何一个多神教徒在进入撒麻耳干的某一城门时,要先交到他手中一颗泥印,否则不许进城,如果在他出城之前泥巴已干了——杀死他;如果在他身上发现有铁刀——杀死他;如果关城门后夜间在城里发现有什么人——杀死他。”<sup>[12]75</sup>另一方面,屈底波采取奖励政策促使中亚居民改宗,让接受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享受很多优惠,甚至付钱给履行新宗教规定的人。屈底波规定:无论是谁,只要来参加星期五礼拜,就发给两个迪拉姆。为了迅速消除当地宗教的影响,他焚毁了祆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庙宇和神像,并在其废墟上建造清真寺。然而,终其一生努力,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中亚居民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并不多。据《不花刺史》记载:“不花刺的居民每当穆斯林的军队来时,就改宗伊斯兰教,可是他们一走,又背叛了信仰。屈底波三次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而当他离开之后,他们又三次都成了异教徒。”

8世纪20年代,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有了一些改观。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规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可以免交人头税,于是,大批祆教和佛教徒改宗伊斯兰教。“欧麦尔二世曾写信给河中地区的王公们,请他们加入伊斯兰教,



其中一些人因此改宗了。”<sup>[13]56</sup>727~730年,时任呼罗珊总督的阿什拉·本·阿布达拉派了两个传教士(一个是阿拉伯人,一个是波斯人)到撒麻耳干和中亚其他地方宣传上述政策,获得了一定成效,大多数粟特居民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不再交纳人头税(吉齐亚)。据阿拉伯史学家雅库比记,在欧麦尔二世哈里发统治时期(717~720年),吐蕃曾派一个使团到呼罗珊总督加拉赫处,恳请他派一人到吐蕃去宣讲伊斯兰教义。

尽管如此,到8世纪30年代,不花刺城居民中的大部分人仍是要缴纳人头税的异教徒。由于免缴人头税国库收入减少,到哈里发希沙姆时期(724~743年)又出台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缴纳附加税的规定,于是,那些为了免交人头税而接受伊斯兰教的粟特人断然放弃伊斯兰教,重新恢复自己的宗教信仰。<sup>[14]153</sup>直到8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并没有获得成功。

与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命运一样,8世纪中叶以前,伊斯兰文化在中亚也没有取代中亚本土文化。7世纪,在锡尔河以北草原上建立政权的西突厥人尽管成为中亚地区的统治者,但突厥人并没有大批定居于河中地区,突厥文化也没有影响到中亚土著居民的印欧文化,河中地区及吐火罗地区仍然继续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粟特语。7世纪中叶以后,为了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中亚东北草原上的突厥人以河中地区居民同盟者的身份频繁进入河中地区,使河中地区的波斯文化发生了变化,突厥文化开始与中亚本地文化融合。7世纪中叶以后,突厥人频繁来到河中地区,与河中地区居民共同抗击阿拉伯人。在此期间,河中地区居民逐渐接受了突厥文化。可以说,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的一百年是中亚居民突厥化的开端。

这一点首先从语言上反映出来。这一时期中亚的一些居民除了说粟特语外,还能够说突厥语。据敦煌吐鲁番文书记载,昭武国家居民的名字中含有突厥语成份,如安加沙,加沙一名是突厥语“铁”,有何莫贺咄,莫贺咄一名是突厥语“勇健”的音译,安达汉、罗特勤、贺吐屯、康逸斤等名字中的达汉、特勤、吐屯、逸斤都是突厥官号。中亚的一些地名也含有突厥语的成份,如突厥王子所建之寺名“特勤寺”,可敦所建者名“可敦寺”等等。

阿拉伯人来到中亚以后,按哈里发的规定,阿拉伯语为法定的官方语言,凡官方文件、官场交

谈、教育和伊斯兰教用语,一律使用阿拉伯语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入中亚地区,最初传入呼罗珊。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阿拉伯语一直是官方通用的语言,但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语在中亚居民中并不流行。

7~8世纪,中亚地区使用多种文字。阿拉伯人来到中亚以前,中亚居民书写的文字被称为粟特文,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许多宗教文书是用粟特文书写的。在品治肯特发现了一个练习本,里面有一张粟特文字母表,每个字母都附有范本。此外,在中亚地区还流行叙利亚文、摩尼文。8世纪,游牧突厥人有了自己的文字,最早的突厥文被称为突厥鲁尼文。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最初一百年(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官方发布的政府公文、收税等文件用阿拉伯文,但从保存下来的穆格山文书来看,直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文并未在中亚流行。

8世纪中叶以前,中亚地区大致可以分成以下3个语言和文化区域。一是锡尔河下游和咸海附近的花刺子模地区,这一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是花刺子模语和花刺子模文,这是一种当地的土著语言;二是包括撒麻耳干、不花刺的河中地区和拨汗那,这些地区居民使用粟特语和粟特文;三是包括石汗那(即阿姆河支流苏尔汉河上游之迭脑附近)在内的阿姆河上游及其以南地区,即今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阿富汗北部,这些地区居民使用一种贵霜-巴克特利亚语(Kushan-Bactrian),该语言用希腊字母书写。

8世纪,中亚的雕塑艺术受到了突厥人的影响。在继承传统雕塑的前提下,粟特地区形成了新的雕塑形象,留下了明显反映各个民族的形象,从脸型、帽子、头饰等展现出不同的外形,其中有粟特人,也有突厥人,这些人物表情丰富鲜明,从不可侵犯的高傲到无法抑止的激动,从天真无邪的愉悦到极度痛苦的悲哀。撒麻耳干是成就辉煌的雕像艺术中心,不过,在此时期,雕像艺术创作的地区明显缩小,只在河中地区的一些城市和锡尔河以北的突厥斯坦等城市还能见到一些雕像。

这一时期的中亚艺术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某些特征。与萨珊王朝时期为中央集权化国家的政治宣传不同,这一时期,粟特文化以表达在其英雄时代最高阶段的一种封建社会的价值,给予粟特艺术创作支持和赞助的地主贵族(德赫干)成为壁画的主角,壁画中大量出现与他们有关的宴飨与

狩猎图景。通过这些场面表达了当时的文化价值,即:重视在宴飨和各种形式的享乐上放纵其欲望的能力……对其朋友无尽的慷慨;他们对敌人则残忍的报复,能够坦然接受命运的支配。

河中地区土著居民的一些习俗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影响,如葬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序》中,对粟特人的葬礼留下了这样的描写“死则焚骸丧期无数。髡面截耳断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品治肯特附近遗址的2号遗址南壁有一幅“哀悼图”,它描绘一个王子的葬礼,灵柩旁有一些男人,一部分头发呈褐色,皮肤白皙,另一部分肤色较黑,鹰钩鼻,有的学者认为这分别代表了粟特人和突厥人两个种族。从画面上来看,除了三个突厥人在以刀髡面外,还有一个粟特人在用刀割耳。在葬礼上以髡面、截耳、剪发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这些都是突厥人的习俗。有学者认为,粟特人的截耳风俗可能在突厥以前就曾受到了统治中亚的口厌哒的影响,口厌哒也有“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的习俗。<sup>[15]1984</sup>

7~8世纪,粟特人的葬式流行盛骨瓮,据《通典》记载,康国葬俗“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槨”<sup>[16]1039</sup>,收骸骨的葬具是瓮,贵族用金瓮,平民用陶瓮。据《隋书·石国传》记“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一

般百姓用陶骨瓮,这类陶骨瓮在花刺子模常见,在托库卡拉出土的盛骨瓮的瓮面也刻有粟特男女髡面截耳的悼亡仪式的画面。<sup>[17]26</sup>

#### 参考文献:

- [1]金宜久.伊斯兰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 [2]希提.阿拉伯通史[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W. Barthold: Turkestan Da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M], London, 1968.
- [5]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M].张毅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4.
- [6]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J].世界宗教研究,1993(1).
- [7]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上册[M].张家麟,译,潘庆龄,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8]王治来.中亚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 [9]辞海·宗教分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10]沙畹.西突厥史料[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周普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 [12]魏良弢.阿拉伯进入中亚与中亚伊斯兰化开始[J].新疆大学学报,2005(3).
- [13]M. A. shaban: The Abbasid Revolu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4]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
- [1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7]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 汤 跃 英文审校 孟俊一